



在荒乱的 生活中， 求一点上进

钱穆 等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在荒乱的生活 中， 求一点上进

时移境迁，浮光掠影



钱穆等◎著
他们的文字，穿越时空，抚慰你我，引领前行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荒乱的生活, 求一点上进 / 钱穆等著. — 北京: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9

(极简的阅读)

ISBN 978-7-5502-8409-8

I. ①在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192939号

在荒乱的生活, 求一点上进

作 者: 钱 穆 等

责任编辑: 崔保华

特约编辑: 黄川川

版权支持: 张 婧

营销支持: 瑜 树 火 龙 馆 馆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95 千字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 8

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409-8

定价: 32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68210805

(我们出版的此汇编作品, 假如在规定的时间内原作者没有收到稿费,
请与出版者联系。)

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荒乱的生活，求一点上进 / 钱穆等著. — 北京：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6.9

(极简的阅读)

ISBN 978-7-5502-8409-8 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 / 钱穆 / 1

I. ①在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

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6 中国人的病发我的一个药方 / 沈从文 / 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3997 号

两法师 / 叶圣陶 / 31
在荒乱的生活，求一点上进

我站在人生边上 / 杨绛 / 41
作者：钱穆等

责任编辑：熊保华 过教育？ / 林语堂 / 51

特约编辑：黄川川

版权支持：张婧 做人的规矩 / 钱穆 / 59

人生三境界：物质、文化、精神，缺一不可最重要 / 钱穆 / 67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制造愁烦 / 张爱玲 / 73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我是怎样读《论语》的 / 杨绛 / 83

字数：95 千字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：8

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法为何难学 / 林语堂 / 91

ISBN 978-7-5502-8409-8

德国学习生活回忆 / 季羡林 / 97
定价：32.00 元

一年的长进 / 周作人 / 107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沉默 / 周作人 / 111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68210805

(我们出版的此汇编作品，假如在规定的时间内原作者没有收到稿费，

请与出版者联系。)

我的第一个师父 / 鲁迅 / 117

gōng lì yě bìng fēi 静观人生 / 丰子恺 / 127

功利也并非 秋 / 丰子恺 / 133

y én sh ē ng zh ī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/ 李叔同 / 141

人生之终极理想
断食日志 (节选) / 李叔同 / 149

做学问的八层境界 / 据梁漱溟 1982 年中山大学演讲编写 / 钱穆 / 155

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, 以及最喜爱的十本书 / 季羨林 / 163

中年 / 梁实秋 / 173

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,

到底值得崇拜…… 作文的三个阶段 / 梁实秋 / 179

关于妇女、家庭、婚姻诸问题 / 苏青张爱玲对谈记 / 185

不要取媚于世 / 林语堂 / 207

文艺与木匠 / 老舍 / 213

利用零碎时间 / 梁实秋 / 219

作文秘诀 / 鲁迅 / 225

默想 / 叶圣陶 / 231

读书百宜录 / 张恨水 / 239

我的读书经验 (节选) / 冯友兰 / 243

gōng lì yě bìng fēi

功利也并非

rén shēng zhī zhōng jí lǐ xiǎng

人生之终极理想

钱穆

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，

到底值不得崇拜……

则较闲散，但又折向空寂了。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，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，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。

两汉儒生，都从半耕半读的北方农村中产生，他们不算太艰苦，但也不能太闲散，总仍还是要笃实。董仲舒曾说：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他们不能不担着实际生活的担子，但那担子压得不太重，不紧张，还有一部分闲散工夫，可以让他们来求正谊明道。所以他们能不空寂，又不肯汲汲去谋利计功，而确然成其为儒家态度。到东汉以下，门第逐渐成长。半耕半读的儒生，渐渐在大门第之养尊处优之生活中转变而为名士清谈。那时则老庄道士占了上风，又染上了空寂的味。

春桃 60×100cm 2006年 布面油彩

佛教在那时传入，正投中国人当时所好。但南北佛教风气不同，北方佛教比较在社会下层生根，因此也比较笃实。南方佛教则寄托在门第士大夫间，尚玄想，尚清谈。若说空寂，则南方佛教更空寂，后来天台禅宗都盛行在南方。南方气候温暖，地面也狭小了，水土肥沃，生事更轻松，小家庭制也开始在南方蔓延。人事牵掣，亦较北方轻减。及唐代，一羣士大夫，甚其家世，比较还是北方传统占优势。北方农村比较南方笃实，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长。门第力量还在，每一个人（此指士大夫而言）都还有家庭重负。因此唐代佛学虽盛，而却重事功。等到宋代，中国一切文化学术重心，逐渐南迁。门第破坏了，小家庭制普遍了，士大夫一得科第，衣租食税，生事易足，生活担子更轻松，并不从晚明始有。至少在宋以下

的中国，更显然地曝着了。那是一种农村社会所最易犯的病，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易犯着。

张横渠尝说：“世学不讲，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。”这里惰字却是中国人之真病。惰了便骄，骄即惰之外相，亦是惰之内情。其所以惰者，则由其生活闲散，不紧张，不迫切。横渠是关中人，关中地区，在北宋时生活尚较艰，但横渠已如此说。关中以外的地区更可想见了。

朱子曾说：“内无空寂之诱，外无功利之贪。”试问如何能不贪功利，岂不先得要生事易足？但生事易足，便易为空寂所诱。朱子所说的诱人空寂，乃指佛教言。佛教思想来自印度，正因为印度人生活更较中国轻易，才爱走向空寂的路去。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观点远较中国人为强烈而认真，则因西方生事更较中国艰难也。

功利是纯现实的，而空寂则是纯理想的。功利是纯物质的，而空寂则是纯精神的。因此想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，标榜着一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，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下产生。他们不耽空寂，但也不着功利，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。墨家在当时，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，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也较儒家更浓厚了。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，便不免有些像贪功利。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，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。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，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欢迎。道家

则较闲散，但又折向空寂了。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，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，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。

两汉儒生，都从半耕半读的北方农村中产出，他们不算太艰苦，但也不能太闲散，总仍还是要笃实。董仲舒曾说：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他们不能不担着实际生活的担子，但那担子压得不太重，不紧张，还有一部分闲散工夫，可以让她们来求正谊明道。所以他们能不空寂，又不肯汲汲去谋利计功，而确然成其为儒家态度。到东汉以下，门第逐渐成长。半耕半读的儒生，渐渐在大门第之养尊处优之生活中转变而为名士清谈。那时则老庄道士占了上风，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儿。

佛教在那时传入，正投中国人当时所好。但南北佛教风气不同，北方佛教比较在社会下层生根，因此也比较笃实。南方佛教则寄托在门第士大夫间，尚玄想，尚清谈。若说空寂，则南方佛教更空寂，后来天台禅宗都盛行在南方。南方气候温暖，地面也狭小了，水土肥沃，生事更轻松，小家庭制也开始在南方蔓延。人事牵掣，亦较北方轻减。下及唐代，一辈士大夫，论其家世，比较还是北方传统占优势。北方农村比较南方笃实，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长。门第力量还在，每一个人（此指士大夫言）至少都还有家庭重负。因此唐代佛学虽盛，而却重事功。下到宋代，中国一切文化学术重心，逐渐南迁。门第破坏了，小家庭制普遍了，士大夫一得科第，衣租食税，生事易足，生活担子更轻松，

的中国，更显然地曝着了。那是一种农村社会所最易犯的病，尤人事更宽弛，心地上觉得一切闲散不紧张，禅宗思想流进儒学，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易犯着。

张横渠尝说：“世学不讲，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。”这里惰字却是中国人之真病。惰了便骄，骄即惰之外相，亦是惰之内情。理学家说敬说静，总是在小家庭里个人生活先无先道，遂能其所以惰者，则由其生活闲散，不紧张，不迫切。横渠是关中人，欣赏到这一种生活。朱子说：“敬有甚事，只如畏字相似，不是关中之人，在北宋时生活尚较艰，但横渠已如此说，关中之人，块然兀坐，耳无闻，目无见，全不省事之谓。只收敛身心，整齐地区更可见了。

朱子曾说：“内无空寂之诱，外无功利之念。”试问如何能不没事时莫放纵，莫惰，莫骄。莫惰了，又没事，便成了宋儒心中贪功利，岂不先得要生事易足？但生事易足，便易为空虚所诱，所认识的所谓敬的体段。陆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，总因在散闲生朱子所说的诱人空寂，乃指佛教言。佛教思想来自印度，正因生活中精神易散漫，易放纵，故而要你收拾，这些全是在比较轻松为印度人生活更较中国轻易，才爱走向空寂的路去。目下西方人无事时才讲求。宋儒亦讲明道正谊，但实在是个人身上的意味重的功利观点远较中国人为强烈而认真，则因西方生事更较中国艰了，并不像先秦儒家般，常从国家社会大处着眼。先秦儒讲的义难也。

与道，常指的政治性，社会性的，个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较淡。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。他们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，但功利是纯现实的，而空寂则是纯理想的。功利是纯物质的，可说他们是崇信孔子的僧徒。他们不是慕效老庄的道士，而只是而空寂则是纯精神的。因此想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，标榜着一慕效孔孟的道士。

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，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下产生。他们不耽空寂，但也不着功利，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。墨家在宋明理学家不喜欢佛教，也不喜欢老庄，但那时是南方士大夫当时，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，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，关为主体的时代了，虽则他们极力想象追求古代中国北方农村的也较儒家更浓厚了，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，便不免有些像贪功一种朴鸟精神，而终于要走样。他们常爱说眼前日用，却头在闲利。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，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，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，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欢迎。道家飞鱼跃活泼泼地。可见他们的那些事，还只是云淡风轻，寻花傍柳，窗前草不除，在闲中欣赏雏鸡，观盆鱼，乃至静听驴子叫之

类。好言之，可说是一种淡泊的艺术人生。恶言之，还是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所以用心到这些上面来。阳明教人也说必有事焉，切莫空锅煮饭。其实正因闲散没事，故而时时想到必须有事。真使你生事忙迫，哪有闲工夫说必有事焉呢？然则宋明理学家正已在空锅煮饭^{zuì}，到底他们也不免要带几个空寂味^{kǔ}儿吧。我们纵不说他们也犯了^{yǔ}骄惰之病，但劳谦之德总是视古有愧了。^{zuì} ^{lè}

明末北方社会在生事十分难窘的状态下产出了一个颜习斋。^{梁启超}但清代康熙升平以后，南方人又操着学术思想之霸权，当时江浙人的生活，在像扬州苏州那种环境里，哪能接受颜习斋的思想呢？而且习斋晚年生活，也就在习敬习静中安度了。西方文明，一开始便在^{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是真乐。}希腊雅典等商业小城市里发展，根本和中国古代北方农村的闲散意味不同。近代欧洲，至少从文艺复兴以下，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，一天紧张似一天，直到如今，五六百年来紧张忙迫得喘不过气来了。他们中古时期在教堂里的一些空寂气味，现在是全散失了，满脑满肠只是功利。彼中哲人如英国罗素之流，生长在此忙迫生活中，讨厌功利鞭子，不免要欣赏到中国。然中国文化之弱点则正在此。

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，全国农村逐步破产，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来了，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，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，学紧张，学崇拜功利，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。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，到底值不得崇拜，而且中

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，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。这正是中国人，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。

zuì kǔ yǔ zuì lè
最 苦 与 最 乐

梁启超

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是真乐。

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，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。这正是中国人，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。

处处快乐；时时尽责任，便时时快乐。快乐之权，操之在己。孔子所以说：“无人而不自得”，正是这种作用。

然则为什么孟子又说：“君子有终身之忧”呢？因为越是圣贤豪杰，他负的责任越是重大；而且他常要把这种种责任来揽在肩上，肩头的担子从没有放下的时节。曾子还讲：“任重而道远”。“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那仁人志士的忧国忧民，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，虽说他是一辈子感受苦痛，也都可以。但是他日日在那里尽责任，便日日在那里得苦中真乐，所以他到底还是乐，不是苦呀！

有人说：“既然这苦是从负责任而生的，我若是将责任卸却，岂不是就永远没有苦了吗？”这却不然，责任是要解除了才没有，并不是卸了就没有。人生若能永远像两三岁小孩，本来没有责任，那就本来没有苦。到了长成，责任自然压在你的肩头上，如何能躲？不过有大小的分别罢了。尽得大的责任，就得大快乐；尽得小的责任，就得小快乐。你若是要躲，倒是自投苦海，永远不能解除了。

人生什么最苦呢？贫吗？不是。失意吗？不是。老吗？死吗？都不是。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。人若能知足，虽贫不苦；若能安分（不多作分外希望），虽失意不苦；老、病、死乃人生难免的事，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，也不算什么苦。独是凡人生在世一天，便有一天应该做的事，该做的事没有做完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

压在肩头，再苦是没有的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，要逃避也没处逃避呀！

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，欠了人的钱没有还，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，得罪了人没有赔礼，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；纵然不见他的面，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！因为自己对于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！不独对于一个人如此，就是对于家庭，对于社会，对于国家，乃至对于自己，都是如此。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，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。凡属我应该做的事，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，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。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，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，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。有了这责任，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。

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、病、老、死，可以达观排解得来。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，若有苦痛，当然没有比这个加重的了。

翻过来，什么事最快乐呢？自然责任完了，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。古语说得好：“如释重负”。俗语亦说：“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。”人到这个时候，那种轻松愉快，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。责任越重大，负责的日子乃越长；到责任完了时，海阔天空，心安理得，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！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是真乐。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，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。这种苦乐循环，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；却是不尽责任，受良心责备，这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。一翻过去，处处尽责任，便